

《人间小品》丛书

冯亦代 著



西书拾锦

海天出版社

西 书 拾 锦

冯亦代

海 天 出 版 社

中国·深圳

粤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朱 蓉

装帧设计:陈士修

西 书 拾 锦

冯亦代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中国·深圳) (杭州翠苑新村三区)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字数 17.4 万 印数 1 10000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42-532-9/G·112 定价: 6.10 元

目 录

马尔考姆·考利:《花叶集》	1
安妮·泰勒:《偶然的旅游者》	6
《肖伯纳书信选集》(1911-1925)	12
艾里丝·麦道克:《名师出高徒》	18
彼得·门索:《梅勒的生活和时代》	23
《世界博览会》和《加拉帕戈斯群岛》	27
大卫·鲁宾森:《卓别林的生活和艺术》	32
欧茨:《乌鸦翅膀》	37
欧茨的自传性小说	42
彼得·狄金森:《塔富加》	48
琪奥弗雷·沃尔夫:《天命》	54
普里切特:《有识之士》	58
约翰·厄普代克:《罗杰教授的版本》	62
约翰·厄普代克的《自我意识》	67
约翰·厄普代克二新作	73
海明威遗著《伊甸园》	80
未尽其才的海明威	85
“离群之狼”和心理病态	98
海明威读过的书	110

《妇孺居末位》	119
《兰斯顿·休士传》第一卷(1902-1941) ...	125
伊迪丝·华顿名作合集	130
契诃夫其人	135
汤姆斯·伍尔夫新传	141
菲利普·罗思的《对立的生活》	148
菲利普·罗思的“自传”	154
辛茜娅·奥齐克的新作	160
贝娄新作:《再遭情变》	166
彼得·泰勒:《孟菲斯的召唤》	171
三十年的文学笔记	177
托妮·莫瑞森:《亲骨肉》	183
天才编辑的书信选	189
《灿烂的道路》	194
《王尔德新传》	200
费正清的《眺望中国》	205
《哥伦比亚版美国文学史》	210
《第五胎孩子》	216
《卡波提传》	222
《卖文生涯》散文集	227
两本托尔斯泰新传记	232
《约翰·契弗传》	239
辛格的新作	247
印第安族的踪迹	254

杰克·伦敦的书信及自杀	259
狄更斯的本来面目	266
可以当小说读的回忆录	274
法斯特的《裘·库伦的忏悔》	280
后 记	286

马尔考姆·考利：《花叶集》

乍一看书名，颇似一卷中国古诗集，其实这是美国文学批评家兼诗人马尔考姆·考利（Malcolm Cowley）的杰作；该书的副标题是《40年代以来的美国当代文学纪事》，书中所评各书均为近40年来的名作。但是作者往往从本世纪20年代前后的文坛风云，追述各名家的根源。因为20年代正是摧垮前一个世纪遗留下来的所谓上流社会文学传统和其虚伪结构的转折点。这不是个孤立的情况。由于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带来的种种幻灭，应时而生的新戒律和荒诞行为，加上大小知识分子所兴起的各种运动，如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未来主义等等，（后者多半因欧洲文坛起伏的余波影响所致）均加速了长期以来主宰美国文坛的那些彬彬有礼的上层社会观念、狭隘的地方性和自命不凡的自满状态的崩溃。

继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美国现实主义作品，又产生了一代新的美国作家。所谓“迷茫的一代”，只是对新时期感到迷惑不解而已，并非是无能为力或无所作为之意。但是其中许多人对一向主宰美国的最高标准竟如此生疏，以致造成一次世界性大战后的种种幻

灭，这对他们所引起的震动是极为强烈的。他们向上层社会传统的挑战，既直截了当又非常及时。1933年法院宣布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开禁，继而国会通过了禁酒法，使所谓上流社会文化教养的壁垒，被各个击破，而过去无法攻入的美国道德观的城堡，至此被迫开放给各式各样的“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以及具有世界性的怀疑论诡辩者。他们至今在文学领域内尚未找到一种合适的共同语言。现实主义在19世纪中叶出现各家的怒放繁花，原是美国文坛的第一次变革；世界大战后20年代的文学繁荣，则是第二次变革。美国现实主义文学是由罗威尔斯、迦兰、克朗、诺列斯、杰克·伦敦和德莱塞诸人所建立的。

考利出生在大变革之始的189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是个旅外作家，是这一潮流的见证者和成员之一，但他只是个批评家，是站在一边观察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停火后，他留居法国，对法国文化和作家极感兴趣，特别与美国旅居海外的作家如亨利·詹姆斯、华顿、亚当姆斯、斯坦因及庞德诸人，过从密切，因此有第一手的接触和认识。1930年起，考利回美国从事新闻文学，任《新共和》每周评论员，并长期为《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写书评。其后40年中，他写了500多篇评论，紧密结合彼时的文学作品，尤其注意新作家的发现，并随着他的持续写作，成卷发表了他对文学深入研究的成果。他出版的

第一本书是《流放者的归来》(1934)，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旅居海外作家的诸多事迹，《文学情况》载文学评论(1954)，《多窗之家》评论作家与作品(1970)，《第二次花开》为书评集(1973)，另诗集二卷，《蓝色的裘妮泰》(1927)和《干旱的季节》(1942)。目前虽已年近九旬的高龄，仍孜孜不倦写作文学回忆录，不时出版一些自选的佳作，读书界评他为善于增强二次大战后出现的新作家的时代感者。

《花叶集》是选辑上述佳作的第五个集子，包括《第二次花开》在内。时间证明，考利的文学评论和随笔，其立论精辟之处，不仅经受了历史进程的考验，且令后来读者愈觉有必要重新出版与阅读。这些原先在各大杂志发表过的散文随笔，此次经过作家精选、增订之后，更显得文采瑰丽，不同于当前一般书评机械枯涩的文风。全书以美国作品为主，涉及的作家很多与他有久远的交往，因此行文尤为亲切感人，有善意的诙谐，也有中肯的批评，读来使人觉得只是在念传记文，而非批评论文。从文章的深广度而言，早已超出早年发表时一个200字短论的界限，充满了考利固有的文雅和纯属旁观者恬淡的笔法，变成一种散文随笔了。

他的文艺批评家生涯年代久远，但从不妨及杂家，因此颇倾向于宁肯重述旧作，而不愿任意趋奉时尚。例如一些“实验性”作家或所谓抽象派的尝试，不为他所注意。年青时代他也曾对唯物主义狂热过一

时，跟着岁月流逝，他的文学爱好逐渐趋向传统保守，但决不与上流社会的伪善作品同流合污。在《花叶集》中，他仍以无上的热情歌颂战后年代约翰·奥哈拉的小说和其反对心理探讨的人物。这些人物又与考利前几年编撰的《福克纳袖珍文集》（1946）中的神秘人物大不相同；奥哈拉是属于悲剧性的讽刺类型。此外他热衷于詹姆斯·G·柯曾斯讽刺性的社会风俗小说，而对较为鄙野的风俗小说家如J.P.马刚等人的小说则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对眼前时代的红人如索尔·贝娄、纳博可夫、J.L.博尔赫斯或罗勃特·洛威尔都不感兴趣，更不用提那些昙花一现的流派如存在主义和大大小小的结构主义等等的作品了。

考利文评中另一特点，就是很少谈及黑人作家，对女作家的杰作也只是寥寥数语。看来这位诗人评论家心目中的真正英雄，只属于他的一代人，亦即40年代前后在美国文坛上大放异彩的作家和作品。他所念念不忘的是菲兹杰拉德、海明威、桑顿·华尔德、E.E.肯明斯、福克纳、托玛斯·沃尔夫和哈特·克莱恩等。简而言之，他们都是中产阶级出身的男性白种人，都具备一种粗犷的肝胆相照精神的好汉，自鸣为美国文学事业献身的清教徒道德观者。即使考利的思路偶或游离于这批好汉之外，他也一定向更远的过去去寻找同好，甚至在霍桑、马克·吐温和惠特曼的作品中求得共鸣，也决不向新一代如约翰·巴斯、品钦、厄普代克或一些捉摸不定的奇才如包洛夫

(Burroughs) 等人低头。

根本一点，考利的批评家才华多半基于与他所推崇的作家之间的个人情谊。他从来不爱多扯文艺批评的任何理论和写作技巧的细节。他的才华至多在于深入理解他所发现的佳作，把这位作者推荐给陌生多疑的读者而已。

无论是对手或笔友，考利在《花叶集》中都未遗漏，如当年 E·庞德获奖问题之争，与他于 1949 年受聘华盛顿大学特邀讲师之争，虽已事过境迁，他的记忆也没有淡漠。新一代的读者也欣赏他那种说古道今的精致随笔。例如他抒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农村小景的篇章；又如他对老友詹姆斯·瑟伯的怀念，不仅因为瑟伯创造的梦里好汉华尔脱·密蒂今天已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白日梦者的代名词，而且瑟伯的逝世与海明威、福克纳的故世期，先后不出一年的缘故。考利对名编辑麦克斯威尔·帕金斯十分崇敬，作为史克里勃纳父子书店的高级编辑，他不惜违反当时出版界的清规戒律，替初露头角的海明威辩护，让海明威有可能保持“迷茫的一代”人的风格，使用近乎亵渎性的语言，出版新作品。

最后为了突出对名作家的个人情谊，考利以挽歌式的篇章作为《花叶集》结尾，这当然是向已逝者的一种悼念。可是篇篇质朴感人，绝无华丽词藻的堆砌，却针对至友的个性特点，充满崇高的敬意而不作褒贬的回忆。

安妮·泰勒：《偶然的旅游者》

美国女作家安妮·泰勒（Anne Tyler）的小说多半环绕美国人的家族命运，当前的命运遭遇正落在巴尔的摩的某一个人身上。作为一个擅长于考证前代风土人情的小说家，她的才能这次却要施展在一些善工心术的特洛伊式英雄人物身上了。巴尔的摩这个城市原是美国最最保守和泥古不化的城市之一；中产阶级早在 19 世纪即已在此发展了一套社交生活方式，正如胚芽般顽强抵抗着当今世纪的潮流而独自成长。城市中各阶层都按定居的区域和生活习惯抱成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小集团或小圈子。作为该地一位机智伶俐的后裔，她全面细致地把各色人等的生活习俗饶有趣味地收集在她的新作《偶然的旅游者》一书中。

作者先从当地丰富多采的风习下笔，逐步展开故事的广度和深度，直至接触到中心主题——如此繁文缛节的社交礼节，对家庭生活究竟是祸是福？自从 1970 年初她开始着眼于以巴尔的摩的风俗人情为小说背景，10 余年来她已连续发表了多部作品，一部比一部深刻有力，虽然万变不离其宗——家庭生活的祸福——始终不落陈套，而能令读者诵读之余，愈益感到兴趣盎然。她在当代美国小说家中，堪称后起之

秀。

《偶然的旅游者》主角马康·赖利40岁出头，业余时间经常为出版商编写旅行指南一类的书籍，而这些指南的读者正和编撰人一样，最讨厌出外旅行。他所写的如《偶赴英国的旅人》、《偶去纽约的旅游者》等，将旅途的劳辛写成一如坐在安乐椅上那样舒适。其原意无非想说明所有的旅行，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此编撰人处处替旅人着想，以免他们在人地两疏的情况下受到精神上的惶恐不安。马康在指南中注明若在斯德哥尔摩想吃美国老家肯德基的鲜炸子鸡，可在某处就餐；或在罗马是否能找到一家饭店供应某一名厨特制的馅饼等等。马康本人却久居巴尔的摩某区，乡情之深，甚至稍或探访附近新区，亦必为之反感终日，更不提出国访问时那种紧张匆忙的情绪了。

泰勒写过不少如马康这类典型的男主角，他们多数受到妇女的责难，甚至受到少数男人的嘲弄。在本书中，马康的母亲、姐妹、妻子，甚至女友也不时以他的短处开玩笑。女友原是个专门训练家犬的技师，才貌出众，她指出他的最大缺点是为人不够随和，缺乏激情，不善游戏人生，凡妇女所爱干的事情，总不肯迁就，或发挥任何主动性。这一评语，使马康更为难堪，特别是他自认为是个相当风流倜傥，才华超绝的人，只要对方经常提醒他该做的事就行了；而女人们居然说他万事端赖她们提示，这未免使他扫兴。

马康每逢受人挑剔时，很少为自己辩护，这就使对方更为恼火。他本来爱好安静平稳的生活，因此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他为自己设计了一套周全的生活细则，目的无非是防范外来事件的突然干扰。可见一切属于生疏的、不熟悉的和外来陌生的事情，只要由他自己处理，他自信一定可以化为乌有。以他这样的癖性，他对自己 12 岁的儿子被人拦劫惨杀一事，竟认为孩子的出世本是件多余的事情。所以每当夫妻间提及孩子的惨死，他总禁不住用他缜密的思想使用准确的字眼来予以答复，或在谈话中纠正别人的说法。这一切都出自马康的好意，用以慰藉老妻。但他的这番“好意”令失去爱子痛不欲生的老妻不能忍受。这对结婚 20 年的夫妻，终于仳离。

自从鰥居以后，马康更陷入不可救药的癖性之中，他的生活细则日益繁琐，以至六亲疏远，最后与他作伴的只剩下一猫一犬，也难以协调。他的这套繁文缛节，竟使他跌断了一条腿，只得坐在家里唯一的太师椅上受他姐妹的侍奉。他的两个兄弟也先后离婚，几乎和他过着同样的孤老头生活，但又不得不与老家相依为命。正如泰勒小说中所有的主要人物，尽管命运坎坷而又多方自作自受，最后还得回老家去过一己的独特生活。这种倾向或举动，当然不能由巴尔的摩城市来负责。

安妮·泰勒至今已写了 10 部长篇小说：1964 年的《黎明若果到来》，主角是哥伦比亚的一个学生，

因不放心自己姐妹在家的行动，而匆匆离校回家监视。此后发表的有《罐头树》（1965），《走下坡路的生活》（1970），《上弦的人》（1972），《天体航行》（1974），《寻访克里勃》（1976），《人世财宝》（1977），《摩根消逝》（1980），《怀乡饭店的晚餐》（1982）等。每部小说的主角几乎都患怀乡病，不管有意无意偶适他乡，经过一番曲折，不期而然又回到了老家。其中好几对情人和夫妻，尽了毕生之力，企图离家独立谋生，最多不超过20年，正如《偶然的旅游者》一书中的人物，又幽幽回到老家，以了余生。在这些人的生活中，似乎再没有比兄弟姐妹更为难舍难分的了。

在最近出版的这本小说里，马康的业主裘里安虽然和马康的妹妹罗丝结了婚，却无法阻止她因眷念自己兄长的不幸遭遇而奔回老家去。书中那种偏离正道走回头路的怀旧心情，是泰勒故事的一贯气氛；她所创造的人物始则千方百计要逃离老家，最终又不得不怅然归来。一如1976年出版的《寻访卡里勃》，男主角卡里勃·伯克逃亡外地60年之久，终又重新回到故乡；到了年近九十时再作第二次逃亡。然而到了这个年纪，又还能希冀什么呢？马康虽然生性不及卡里勃执著，但在与前妻重归于好及女友之间作最后抉择时，又得化一番挣扎。

故事的转折点出现在巴黎，前妻与女友一齐赶到异乡战场，各自想攻破马康的内心弱点而战胜之。但

是两位女将的个性截然不同，女友能说会道，锋芒逼人，一度带上她前夫的多病之子，与马康同居于巴尔的摩邻近的一块陌生去处。据马康的自我分析，他之所以弃 20 年共同生活的老妻而能与性格脾胃完全相反的女友相处，端在他虽明知不爱他女友，却因巧遇这位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女人，竟使他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发现了自己性格的另一面，并由于她的特有魅力，使他彻底变为另一个男人。按照马康的禀性和逻辑，生活中时而出现的意外事件并不足以压倒他一贯的习性。老妻虽然在过去 20 年中不断唠叨他的缺点，总比其他男人值得厮守。夫妻之间的多年共同点，使他难以一旦忘怀，而女友的不同点又使他一时无法舍弃。经过一场戏剧性的争夺，使他有如大梦方醒，他终于悟出一个道理来：人生宛似舞台，他的全部设计也只是短暂的布景而已；在生活的舞台上，每个重要角色不能只作昙花一现的表演，从而杳然绝迹。

《偶然的旅游者》所反映的美国家庭悲喜剧恰是泰勒的拿手创作之一。据《纽约时报》的书评家说，这是泰勒 10 部作品中的顶峰，笔下的人物已呈性格完美，写作技巧炉火纯青，因此能把相似的题材写成不同的风格和情调，使人读来，时而尖刻犀利，时而妙趣横生。她的语言清新明朗，把家庭中无数的悲欢离合，恰当糅合，使读者可以看出，所谓悲剧与喜剧在生活中本来是一回事，无法断然割开。因此也难断

言某一单元堪称幸福家庭，而另一单元又是不幸之寓。《偶然的旅游者》最令人瞩目的当然是马康的女友，这一泼辣强劲的角色，也是泰勒 20 余年来创作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一个。

总之，泰勒笔下的男性多半像是疲惫不堪的旅人，虽和蔼可亲而又情谊深厚，却不能经常引人入胜。他们的生活必须经受一些精明利索的女人当头一击，才能如梦初醒。泰勒塑造的男人，不是没有才华或顽固不化的，而是需要具有某种胆识的女人来催促其摆脱混沌纷乱的世事，从千头万绪的异乡生活中找出前途，以一展他的长处。泰勒心目中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家庭关系总是基于男人对生活粗心大意，女人又过于着迷偏执于某一方的长期斗争。经过这位女作家的精雕细琢和推敲，年复一年写出了充满人情味的文学作品来。